

从木雕窗棂看清代木雕艺术

马思义

1987年笔者在江西省樟树市进行文物调查时于观上乡曹溪村一民居发现一组清代木雕窗棂(图见封二)。该组窗棂呈对称镶嵌于厅堂两旁厢房的格扇之中,共计18件。值得注意的是该民居正堂上方至今仍悬挂一木质大匾额,镌刻“棠棣联芳”四个鎏金大字,其右镌刻一行小楷“显考彭公□昆玉大厦落成志喜”,左镌刻书一行小楷“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岁冬月谷旦”。可见该民居始建年代为公元1777年。

该组木雕窗棂以粉红漆衬底,表层施以金粉,虽历经200余年,至今仍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其规格主要为二种:①长100×宽45厘米;②长100×35厘米。窗棂均系完整樟木以平面镂空透雕和多层次镂空浮雕,一气琢磨而成。其刀法遒劲,工艺精湛,画面生动,人物传神。该组木雕的发现为研究清代木雕的装饰艺术树立了年代上的可靠标尺。

该组木雕窗棂,其雕刻装饰布局合理。结构严谨,且高低错落有致,依势分布,以其形态各异的人物故事为主体,并辅以亭台楼阁、山水景物、树木花卉、动物禽兽以及瓶、盘、罐、鼎、壶等图案而相呼应配合,层层迭迭,宏伟壮观,故每一件作品都犹如一幅壮丽的木雕山水图。尤其是以中轴圆心为主体的故事造像以及雕刻中的神话人物故事、桥梁、行舟、流水、屋宇、寺院、宝塔、客栈和麒麟绣球、凤凰牡丹、松鼠葡萄等更是独具匠心,玲珑别致,千姿百态,极富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间风情,不愧是我国古代建筑雕刻与绘画艺术相结合的艺术珍品。

中国古代建筑的装饰工艺——木雕艺术驰名于世,它的雕刻艺术最早传播到日本、朝鲜、越南以及东南亚等邻近诸国,18世

纪至19世纪逐渐为世界所熟知,近几十年来更为世界所赞赏和向往。中国古代建筑室内装饰艺术是随着我国古代人们的起居习惯以及房屋、家具的逐步演变而发生变化的。自商、周至汉由于跪坐是主要起居方式,因而席与床(又称榻)是当时室内陈设的主要陈设,汉朝的门窗通常都挂着帘子和帷幕。长者、尊者在床上加帐,但几、案比较低矮,屏风多用于床上,自此以后垂足坐的习惯逐渐流行,南北朝已有高形坐具,唐代出现高形桌、椅和高屏风。这些新家具经五代到宋完全定型化,并以屏风为背景,布置厅堂的家具。同时房屋的空间加大,窗可启用。因此从宋朝起室内布局及其艺术装饰也就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样就为明清室内家具装饰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自明至清初,家具的造型简洁优美,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并进而融合房屋结构、装饰、雕刻、家具、陈设等为一体。此时装饰家具雕刻与大量美术工艺相结合已逐步流行。至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清代康、雍、乾三朝,特别注意细节,体现繁缜情趣的装饰。尤其是乾隆盛世,随着国力的强大,物质的丰富和百姓心态的祥和,人们总感到要在这种祥和平静中掀起一些波澜,人为地制造一些热闹,于是热烈就成为乾隆时期的主题。大部分清式木雕作品都以这一时期为楷模,展现富裕,展现奢华,这样就形成了雕刻中的乾隆风,亦称乾隆工。此时木雕装饰工艺已逐渐由明朝的个性化向清代的程式化过渡,且清代雕刻明显比明式雕刻复杂,做工上则讲究不惜工本,让观者能看见工匠们的非凡技巧和可以想象得见的劳动。人们开始认定雕工越多越好,纹饰越繁缛越好,即有效劳动越多就

越值钱。木雕工艺的生产无法摆脱在这种大背景下与社会需求紧密相连。这类风格的形成,最重要的原因是雍乾以来朝廷所提倡的奢华之风,从雍正帝起宫廷生产已由大内造办处出样,甚至皇帝本人也亲历亲为,降旨细致到式样、用料等。在这种氛围中一步步走向登峰造极,这种奢华之风也迅速由宫廷传入民间,至乾隆一朝更甚。同时帝王的喜怒哀乐、爱恨嗜好也随之将这种信息传达到民间,反映在雕刻上具有先人古朴典雅的特殊点,在木雕作品中。雍正对西方艺术的偏爱(如绘画)反映在雕刻上则具有绘画作品一样的巧薄秀美之感。而乾隆较爱好仿古艺术,反映在雕刻上具有先人古朴典雅的特点,在雕刻技法上则都具有精工细作、巧妙绝伦的统一。雕刻艺术要完成这些工艺流程,不能仅仅解释为是工匠们的随心所欲、一蹴而就的个人行为,它不仅依附于表面,而且深入至设计者的思想深处,并使之与其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而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当然雕刻所传达的信息比较客观直接,不像房屋、家具结构那样深藏不露,但每一件作品诸如人物、图案等,哪怕是最简单的纹饰,无不展示着文人与工匠们的思想境界,闪烁着古人的智慧,中国古代雕刻艺术即是先哲灵魂、人生哲学的体现。在这些作品中汇集了大量古人遗留下来的信息,他们把对生活的憧憬和祈愿,执著地传达给后人,虽然我们在某些方面还不能完全准确地破译这些“密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先人期盼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绵延不断。因此雕刻作品除具装饰、实用功能外,更兼具展现文人与工匠的思想的功能。故一器之微,往往穷工极巧,或据史籍典故而作,或据现实生活主题而琢。如曹溪发现的木雕中,就有引经据典而创作的“伯乐相马图”、“兵戎图”、“诸葛点将图”、“空城计图”、“刘、关、张图”、“聂友射鹿图”,以及神话人物故事图等,它们无不是乾隆时代的崇古、仿古艺术的反映。同时木雕题材中有大量表现文人隐逸生活的,诸如“郊游踏青图”、“田间小

憩图”、“夜行图”、“行舟图”、“访友图”、“庭院习武图”等。尽管雕刻内容不尽相同,意义却相仿,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是分不开的。许多名人志士,或因不满当朝的统治,或怀才不遇,不入仕途,或寄居寺院山林,以诗画自娱,甚而自画、自刻、自制,以清高的意境来抒发自己的情怀,因此反映社会现象,表现个性,寄托精神为艺术表现形式的作品此时也不断涌现。同时从木雕中我们还可以隐约地窥见到众多喜庆欢快的场景,看到清朝乾隆年间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景象。该组木雕还以显著突出的中轴圆心为主体,选用“孟母断机图”、“二十四孝图”等人物故事给世人一个提示,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封建士大夫将儒家的传统思想不动声色地演绎给世人,而聪明的工匠顺理成章地把易于施工作为原则,将其再现于木雕之上,给世人灌输,并加以推广,以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该组木雕窗棂以透雕加浮雕的传统技法为主,且采用高浮雕技法为多,偶尔也有线刻和圆雕的技法,但极少使用。虽然窗棂各类图案充实了整幅版面,但没有零乱、松散、繁杂的感觉。工匠们在表现雕刻的奢华时也显示了其非凡的设计与技巧。此种风格也反映了乾隆雕刻的见缝插针、不讲究留有空间、凡入刀处皆入刀的传统工艺。另外,在雕技上的精细,是乾隆时期的又一特色。纵观整组雕刻丝毫不见斧削刀琢的痕迹,而给人一种舒适、圆润、华美之感。特别是人物造像,其宽松飘逸的衣衫,威武华丽的盔甲,衣纹质感都颇具特色,而神态各异的牛、马、麒麟等动物图案更是千姿百态,形神兼备。树木瓜果等亦是丝丝入扣,果实压枝,瓜叶茂盛,藤蔓缠绕,潇洒飘逸。飞檐楼阁更是玲珑剔透,具有较强的立体感。总之,18件木雕几十幅图案,所构成的一幅幅精美绝伦的作品,确实令人叹绝。当然仅凭这组木雕窗棂很难把中国古代木雕艺术的真谛阐明详尽。笔者只是想通过这批木雕来反映我国古代艺术的一个侧面,使我们领悟到我国文化艺术的深刻内涵。